

关注

当下戏曲行当、武戏发展现状观察

——全国净行、丑行暨武戏展演评述 □张正贵

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国家京剧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净行、丑行暨武戏展演日前在京结束,活动为考察当下戏曲行当、武戏现状,获得对戏曲行当发展、戏曲武戏提振的鲜活案例等提供了较全面的研究视角和宝贵经验。

京剧武戏仍是时代高标

京剧武戏源远流长的承继性和艺深技高的典范性依旧代表了当代戏曲武戏的高标,部分传统剧目的塑造、提升体现出京剧武戏艺术脉络、精魂仍续的发展现状。综观此次展演,京剧剧目约占一半,共17折,其中绝大多数为武戏,其武戏行当的展现也最全面,南北风格兼有,流派特色明显。行当包括武丑、武净、武生、武旦、刀马旦、武小生等,流派包括杨派、范派、阎派、侯派、叶派、厉派、张派等。如《草庐记·花落》中,刘大可饰演的张飞以侯派的动作规范统领张飞的身段开打,以成套唱念展现了张飞粗犷与妩媚兼具的个性色彩,令人印象深刻,其中“龙形”的运用、下腰三点水、持矛要令旗等技术既见功力又蕴匠心;《打焦赞》中徐莹饰演的杨排风是近年来看到的与该角色最贴合的表演,灵动、率真并充满了孩儿气、英武气,一段“流水打锣鼓”(锣鼓牌子)在其念来勃勃然有生气,与焦赞的对手戏诙谐机趣,技术技巧不着痕迹地融入人物塑造和情节铺排中。此外,老《三岔口》及《三盗九龙杯》《打瓜园》《白水滩》等剧目中,演员也均能以扎实的基本功和准确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精彩展现每出戏应有的风范规格。

多年来,戏曲界对传统戏的挖掘整理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中对武戏剧目的提升推出还显得较为乏力,究其原因还在于武戏专业性更高,要实现“修旧如旧”“小改大提高”等目标并适应当下更严苛的审美需求,更是何其难也!此次展演中有几折戏的品质和成色较为亮眼,如开幕式上由青年演员王浩、张兵演出的《起布

问探》,作为一折常用于垫场的传统武丑基础戏,此次演出版是由叶派著名武丑艺术家刘习中先生整理传授的,其中改动较大的是武小生行当的吕布由穿蟒改成了穿靠,二是原本吕布坐内场椅念唱的表演,变成了吕布下位,与探子以唱念、身段交流往返,在结尾处,更将吕布赏赐探子一坛酒让其廊下去饮改为吕布出征、探子带马的精彩身段功架。此番整理改动使原剧中武丑的唱念表演和功架技巧的难度都有所提升,同时对戏的行进节奏、可观性及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戏曲煞尾的力度等也都实现了质的推进,舞台面貌因之而大变。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刘博、魏佳庆演出的《时迁探路》,这折戏在原本时迁的三段唱词中新增了一个下层衙役魏得保,这一独特反面角色的添加增强了全戏的矛盾冲突和喜剧色彩,更衬托出时迁机智爽利的人物形象。

此次展演中,“90后”青年演员作为主力也为武戏注入了时代音响和青春活力。如《三盗九龙杯》中赵辉饰演的王伯晏与南子康饰演的庄丁的那段开打,以区别于展现真打、快打技巧打法的“幽默开打”,把人物的机灵劲和憨傻劲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套表演带有当代的诙谐与机趣色彩,使人感受到了武戏艺术精神的绵延不绝。

地方戏曲彰显文化哲思

此次展演剧目也彰显了各剧种的艺术特性及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核和独特哲思,形成了异质同趣相谐的整体风貌。丑行戏多以喜剧见长,净行扮演诙谐性人物的戏也很多。如滇剧《鼓浪刘封》中以“袍带鸡毛丑”饰演刘封,其皇室宗亲的身份和奸诈无情的人物性格使这个“丑”融小生的灵巧、副净的浑厚、花旦的艳媚以及丑的诙谐、猥琐和狠毒于一身,令人过目难忘。再如川剧的《拿虎》,下吏伍三奉太爷命捉虎,喝洒壮胆时先把土地爷当成了县太爷,后又于醉酒中灌醉了老虎,而老虎又是由演土地爷的同一演员



移植改编也是戏曲艺术各剧种交融互鉴的重要方式。此次展演中,婺剧《雁荡山》、昆曲《雁荡山》和赣剧《驿马温》就分别移植或改编自京剧的《雁荡山》《大闹天宫·御马监》。其中,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雁荡山》,在充分继承吸收京剧该剧的基础上,用婺剧的打击乐和曲牌实现了音乐的剧种化,特别是在演员的跟头翻跌、武打套路、技巧难度方面进行了改编和创新。最令人叫绝的是除号兵外,还有二三十人从两米多高的台上以各种技巧鱼贯翻下,呈现了婺剧《雁荡山》的独特一面。

武戏发展的焦点问题:观念和技术

此次展演对全国各剧种、剧团考量行当发展和文武戏布局方面相信亦将有促进效应,同时,从中也能看到未来需仔细研讨与逐步改善的问题。

首先是观念问题,体现在戏曲观、创作观、艺术观上。如京剧“老《三岔口》”的挖掘上演,观众确实能感到原剧的“拍砖”噱头等很“惊艳”,刘利华勾的歪脸谱也体现了相由心生的人物形象,很有特色。但同时,与已广泛传开的由张云溪、张春华于上世纪50年代整理改编的“新《三岔口》”中以巧合误会的戏剧结构、白鼻梁的扮相来表现刘利华的正面形象相比,该剧在主题立意、结构技巧等方面还是略逊一筹,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常演剧目,而更适用于研讨、示范演

京剧《打焦赞》

出等。再如,越剧《魂断巴丘》中周瑜“喷射状”吐真血的剧种特技也会使当代观众有不适之感,而且这种过于写实的手段与全剧写意虚拟的风格也并不贴切。由东北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团创排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京剧《雁荡山》作为京剧经典武戏,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全剧只用音乐、舞蹈、动作来推动剧情,同时由于人数多、难度大、武打激烈、危险程度高,几十年来作为戏曲舞台上难度最大的武戏之一一直享誉海内外。此次展演中,完全移植于京剧的昆剧《雁荡山》,惟独在大将孟海公与敌对战前加了一段演唱来表现心情,从而改变了原剧“无唱念只形体”的最经典之处。这种改编是有待商榷的。另外就是演员的技术问题。此次展演中多数演员能够胜任角色,但也有个别主演暴露体力不能逮的一面,这些问题与个人条件、基础功底、师承所传、舞台经验及临场因素等均有所关联,但无论如何,自如运用高难技术仍是武戏艺术呈现的基本条件,我们的青年演员还需下苦功以更好地承继戏曲的宝贵遗产。

(摄影:冯金明)

们的血性,唤醒民族魂。

整场演出中,《乌斯浑河回声——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等篇章的场面富有戏剧性,画面丰富、绚烂,英雄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一幕幕深深感染着观众。《生与死的抉择——致刘胡兰》中,刘晓翠与郝姗姗分别饰演刘胡兰的同龄人与当代女学生,从不同角度讲述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尤让人称道的是刘晓翠的朗诵功底和声音塑造能力,既表现出了人物少女时期的甜美,又随着往事回忆的深入,使声音不经意间转换为现在的沧桑,一种老旦的“苍音”慷慨激昂,令人感到悲愤莫名,这就是艺术家的能量与魅力。

全剧最让我感动的是左权、赵一曼、江竹筠、杨开慧牺牲前写给家人的《最后的家书》。四个角色站在舞台上,背后是他们生前的照片。他们各自念着自己的家书,里面有左权对妻女的牵挂、赵一曼对儿子的期望、江竹筠的托孤之情、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痴心无悔……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一声声呼唤如同乐曲般此起彼伏,催人泪下。

《血沃中华》人性化地展现了革命前辈的情感,展现了烈士们和常人一样存系心间的亲情、恋情,还有对人世的眷恋和不舍,可是,在民族大义、人间正道的取舍上,他们依然选择了舍生取义。忽然之间,我更明白了毛主席写于1957年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深刻意蕴,“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乔宗玉)

音乐诗剧《血沃中华》:
舞台上英雄群像的鲜活塑造

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创排,献礼新中国70华诞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音乐诗剧《血沃中华》日前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作为该团2019年的重点剧目,总策划刘中军根据文工团的演出特点,令该剧采取音乐诗剧的形式,以诗歌、散文为文学载体,以原创音乐为依托,通过朗诵和戏剧表演结合的演出形式,在舞台上树立起了李大钊、周文雍、陈铁军、方志敏等先烈们的光辉形象,通过感人的革命事迹对人性光辉的挖掘,打造出一台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舞台盛宴。

《血沃中华》由序幕《曙光》和《地火烈焰》《木棉花正红》《可爱的中国》等篇章开启了十来个英雄人物的热血传奇。当李大钊在《国际歌》的配乐声中念诵,“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自由的阳光!”;当方志敏在狱中说,“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暗淡的荒地”;当葛振林跳崖前喊出“血沃中华,生不息!”……一幕又一幕,先烈们如何播撒革命的火种,如何坚定地为革命理想奋斗不息,又如何以身殉国……如此鲜活的故事,如此人性化的角色塑造,必然会唤醒人

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
系列新作将演

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改编作品、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消失的龙女嫁衣》12月4日于北京前门劝业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导演赵永斌、编导常怡、联合编剧李明华、音乐总监李猛等出席。该剧取材自系列童话《故宫里的大怪兽》中《小龙女的婚事》及《睡龙床的男孩》两部短篇故事作品,讲述了龙王小女儿小龙女出嫁前夜,人类女孩李小雨及故宫里的神兽们帮助其寻找丢失嫁衣的冒险故事。赵永斌表示,在二度创作中他以浓烈国风作为全剧基调,融入了舞蹈、戏曲等元素,希望以更多元化的表演让观众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据介绍,该系列音乐剧的第一部《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推出于2018年北演公司成立60周年之际,旨在吸引更多中国家庭能因此走入剧场,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寻找内心的成长与成长。常怡谈到,童年时期是决定孩子想象力塑造的关键时期,用想象力去帮助孩子们拓展世界、打开一扇扇新的大门,是童话作家的使命与责任。此次新剧的改编在汲取前作创作经验基础上,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更具戏剧化的改编,全剧将以更高的制作水准为观众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故宫奇幻世界。再度加盟的音乐剧创作人李猛亦表示,期待以此次更加写意、更具童趣感的音乐创作,为大、小观众们带去更加唯美的听觉享受。

据悉,该剧将于明年1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完成首场6场演出。(路斐斐)

以突出北京特色、传播北京文化为宗旨创办的“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12月2日在京首度举办行业发展论坛,聚焦北京夜间经济发展和新时代旅游、演艺合作新路径及产业创新方向。论坛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承办,北京各区县有关部门领导及在京文化、旅游、演艺企业及机构代表、专家学者等200余人参会。

据了解,“秀北京”品牌自去年诞生以来,通过出版并免费投放、赠阅《秀北京》文旅演艺推介手册,向京城观众提供包括话剧、歌剧、音乐剧、戏曲、音乐会、儿童剧等在内的各类型演出的全面观演指南以及参与大型演艺展会等方式,已成为北京文化旅游、文旅演艺、文化遗产展示和发布的有效推广平台,在促进地区旅游、演艺资源互动及旅游消费结构的品质化、个性化升级转型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文化演出让旅游业更具生命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张海君表示,多年来北京已形成了老舍茶馆、湖广会馆、梨园剧场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旅游演出品牌,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的发展规划和舆论传播理念上也已走在了全国前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婧谈到,作为全国旅游资源汇聚的高地,北京文化底蕴丰厚,拥有全国高水平的文艺表演团体、艺术家,门类齐全的剧场及各色演出经纪机构等,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如何进一步找准北京文旅演艺的地方特色,本次论坛的举办将为继续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促进业内经验交流、不断增强城市文化活力等起到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

(路斐斐)

『秀北京』文旅演艺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我们来了,记住了彼此
——2019年中日韩戏剧节创作手记 □王剑男

今年10月,我有幸受中国剧协邀请,代表中方赴日参加中日韩戏剧节中的三国联合创作单元。此行任务说来既简单又艰巨,是由此届戏剧节的主办方为来自三个国家的导演出题,每位导演根据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自由选题进行改编,创作出一部短剧,三部作品共同组成此次的联合创作剧目《芥川三则》。

除了规定原作者外,其他一切内容均可由导演自主决定。中日韩三国各出一名导演、两名演员;而登台时,每个小剧目都会有三个国家的演员同时登台。由于之前有过自己动笔改编和跨国、跨语种的创排经验,接到任务后我便信心满满地开始着手选择篇目了。

芥川龙之介在日本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名,曾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短篇作品。在通读了他的短篇集后,我对其中一篇《地狱变》充满了兴趣。故事讲述了日本平安时期,恃才自傲的画家良秀奉命创作一幅涵盖世间一切恐惧的画作《地狱变》的故事。这位天才画家在竭尽全力寻找灵感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了癫狂的境界,在经历了一系列精神和现实的打击后,他提出要寻找真实的素材写生。最后画家良秀在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儿被烈火烧死的景象后,终于画出了他心中的地狱。画作完成后,画家便以自尽了却了一生……

这样一个有些阴暗、抑郁色彩的作品,不知为什么深深触动了我。我在第一时间联系日方:这篇我要了!之后其实一直在担心,选题会不会与其他两位导演的选择重合?届时我心中还有“第二志愿”吗?答复却简单地令我兴奋:“好的!我们期待您的剧本!”

之后的时间里,我就反复沉浸在原小说中寻找改编的灵感和动机。数易其稿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地狱变》。这只是第一步,我还需要把文本变成台上活生生的戏剧。两位合作的中国演员我都是第一次接触,他们是戏曲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两位青年导演滑国华和孙新雨。二人有扎实的戏曲功底,毕业后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初次见面后,我们便踏上了这次鸟取之行。

鸟取县是日本人口最少的一个地区,我们所处的鹿野町其实是一个小村镇。路上我们看着沿途风景,从现代化的都市逐渐过渡到了一片片绿色的田野。到达鸟取的第二天清晨,主办方带我们三方主创碰面,一群不同国籍、语言不通的戏剧人就此开始了艰辛而又愉快的20天。